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九十二回 斷魯郎勢倖之害

斷云：包公嚴令神明圖，強暴招情已伏辜。

黎庶招安皆欽仰，謳歌老幼滿街途。

話說景佑五年三月，東京開省院貢舉天下才子。西京有一士人，姓馬名一字佑君，父曾為平原縣知縣。一日，因為東京出榜招賢，遂整備行李，出去赴省。其妻李氏，年方十九，美貌端方，見夫臨行，垂淚不忍別之，乃云：「結髮之情，可忍一旦別離？」其夫婿不忍舍之，答云：「十年立志芸窗，三年一次科舉，若此不去，又恐錯過；若去得來，我亦難捨，意欲與娘子同上東京走一回，娘子肯去否？」李氏云：「既事君子，惟命是從，豈有不隨之理。今日願伴夫主同行。」佑君大喜，擇吉日離家，與妻偕行。有詩為證：結髮深恩不可忘，臨行難捨兩分張。

一時攜手同登奔，豈憚山遙與水長。

話說佑君與妻路上曉行夜住，一日行到鄭州中牟縣，與其妻投於張家店。佑君出外訪朋友，其妻方濯足於房中，忽聞門外喧哄之聲，見有十數人在店前排列，有一人紫巾黃襖，威儀燦燦，乃一豪勢之家，名魯千郎，父為現任轉運。佑君妻見之，遂閉門不出。不想魯千郎驀見，因問店主：「適來是誰家女子，容貌可愛！」店主答云：「是西京士人帶來妻小，要往東京會試，在此安歇。」千郎遂請主人通知，令出來相見一次。

店主人店中道與李氏知之。李氏聽說，力拒之云：「男女不通借問，我出來之人，有甚麼相見？」堅然不肯出。店主說知千郎，千郎大怒，遂令左右打開房門，扯出佑君妻，便行毆打。

佑君歸店，妻具以告之。佑君怒云：「此人無理太甚。」便令妻直入府陳告於包拯。拯審狀明白，隨即差人追喚千郎來證；公吏聽罷說要拘千郎，竟徘徊不敢去，復拯云：「魯家原是豪強有勢之人，前後應殺人過犯，往年官司亦相讓，只罰其銅，我等怎敢入他門？」拯思之良久，遂令諸吏遍告外人，來日判府生日，最喜人獻詩賀壽。來日天曉，官員士子詩詞駢集，群然賀壽。有魯千郎亦獻一詞，名《千秋歲》：寒垣秋草，又報平安好。樽酒上、英雄表。金湯止氣象，珠玉霏談笑。春近也，梅花得似人難老。莫惜金樽倒，鳳詔看看到。流不住、江東小。從容帷幄裡，整頓乾坤了。千百歲，從今盡是中書考。

拯見詞，故褒獎之云：「足下文學優餘，詩詞清麗。」千郎有昂然自得之意，笑答云：「非我之才，亦不過述前人之作而已。」拯遂設筵席待之。飲至半酣，拯以佑君妻所陳狀示千郎云：「足下的有厚人妻小之事否？」千郎忿然作色云：「此事雖有，但如何？縱殺人亦不過罰銅耳。」拯大怒云：「朝廷法度，爾敢故犯乎？罰銅是哪款律法？」隨喚公吏取長枷押送獄中。次日具榜張掛：「中牟縣豪強魯千郎，現監在獄，應有遠近冤枉人，各仰具狀前來陳告。」數日詞訟紛然。有父老告千郎三度殺人，俱被前次官司饒過，縱容其強暴。拯遂逐一根勘明白，千郎一一招伏。案款已成，遂將千郎斬了首級，號令四門。發回佑君夫婦。後來佑君得中高第，除授同州僉判，夫婦同去赴任。